

云上书

Yun Shang Shu

程 柳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云上书

程 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上书/程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0

ISBN978-7-5059-60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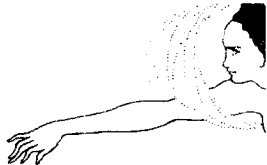
I.云… II.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5022号

书 名	云上书
作 者	程 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赵 娟
责任印制	焉松杰 李珊利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79-4
定 价	3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序 向镜子飞去	树 才/1
---------------	-------

上卷 黑暗的格言

九十九枚戒指 /9

幻象的旅程/35

豹/35

圈里圈外/37

天黑就飞/39

风中树/42

化蝶之后/45

那惊鸿一瞥/48

返回寂静的故乡/50

一只魔幻现实主义的鸟/54

- 那匹马像一道风景/61
随便,还是随便/62
一场在果园里上演的假面舞会/63
倾听自己的歌声/65
人鬼之间/67
长途旅行车上的寓言/69
拾荒人的钢琴曲/70
思想者/72
没有激情的人是可耻的/75
一群四散奔逃的树叶/77
无水之河/78
向黑暗飞去/80
野狗与断翅鸟/82
那针扎一般的刺激/84
潮与夜/85
我终于找到了风的源头/87
断崖上的漆树/89
风筝/91
聚光灯是一个巨大的空洞/92
孤花/94
孤雪/96
孤鹰/97
向光跋涉/99
后视镜/101
幻象的旅程/102
火的咏叹/103
让灵魂欢愉的节日/104
镜子/106

- 蓝色小岛/107
海浪死命地砸向礁石/108
绿/110
没有莫扎特的黄昏/112
那艰难人生的避难所/115
心上怀秋/117
燃烧/118
背景音乐/120
三十难言/122
山的五重奏/124
上天入地之旅/129
上午十点的黑暗/130
生之构成/131
随乐纷飞/132
天与剑/133
只有这地铁还在奔驰/135
望月/137
无名车/138
心树/140
寻找葬身之地/142
阳光里的奔逃/144
夜雨/146
一瞥/147
幽谷芦苇/148
在冬日的阳光下/150
在声音里沉没/152

- 浮世风月/154
村子之死/154
初恋雪茄/159
放风/164
泡吧哀歌/168
人珠/171
黄甲吃羊,谁在吃我/175
秃/178
1994年夏的午后/182
春晓/186
夜来香/190
黑暗中的背影/192
极人/194
纠缠不清/196
看天/198
天籁/200
天堂小屋/203
停下,或许更激烈/206
夜半猫声/208
一日长于万年/210

下卷 云上的日子

- 欢喜村:成都的普洛旺斯/218
春欢喜/218
夏欢喜/222
秋欢喜/230

秋欢喜(续)/237

晃来晃去的小鸟/243

古寺牛仔女/247

野樱花/251

山间杜兰朵/257

换个活法/261

春水如蓝/266

雷雨季/270

俗不可耐的向往/273

晃过京城/273

面子之旅/278

云上的日子/281

岸与海/296

地下、天上活着的人及我们/306

滇南写真/316

孤岛的诱惑/320

美加履痕/327

入埃及记/363

俗不可耐的向往/395

影子上海/400

走新疆/406

后 记/414

插图目录

- [英国] 比亚兹莱 女人与猫/6
- [英国] 比亚兹莱 王尔德《莎乐美》插图/8
- [英国] 比亚兹莱 特里斯坦如何饮下爱情药酒/60
- [英国] 比亚兹莱 《亚瑟王之死》插图/95
- [英国] 比亚兹莱 《哈姆雷特》插图/111
- [英国] 比亚兹莱 自画像/134
- [英国] 比亚兹莱 《亚瑟王之死》插图/153
- [英国] 比亚兹莱 《亚瑟王之死》插图/189
- [英国] 比亚兹莱 马克-安德烈·拉夫洛维奇诗集
《线与路》封面/216
- [英国] 格·拉弗雷 《浴女》/256
- [英国] 格斯金 《童话》/295
- [英国] 比亚兹莱 阿塔兰忒/394

序 向镜子飞去

□树 才

向。方向的向。一个动作的去向。一串脚印的来龙去脉。“向”这个字，有点像旷野上的一棵树，仿佛被什么神秘之手栽种在那里，又仿佛被什么奇异力量悬挂在那里。风，从四面八方吹向它，实际上是想摇撼它，穿透它。风什么东西不能穿透呢？何况它只是一棵孤树。这棵孤树的形象，让我联想到文字。一个人写下文字，决不会是无意的，而总是出于这种需要或那种目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这说明文字有一种见证力量。文字是证人。文字也能穿透一个人的身心。所以，写下文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一个人写下文字，会以为是为了自己，为了记述点什么，为了……但我的体会是，写下文字不是“为了”任何人，而只是“向着”所有人。一本书是“向着”读者诞生的，作者也只是自己的第一读者。人们无法为了抽屉而写作，人们把写下的文字搁进抽屉，只是为了腾空桌面，继续写下去。当文字连成了句，当句子织成了篇，各种文体的作品就诞生了：诗，小说，随笔，戏剧……程柳对这一点的体会可谓深矣：“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为文学而痴迷、因文学而苦恋。现在我才明白，全都错了。实际上，我只是对文字痴迷、与文字苦恋！——这实在是一大发现。”

《云上书》，全是程柳写下的文字，达二十万字。根据我的阅读判断，这是一本随笔集。当然，也可以叫散文集。但我还是更愿意称它为“随笔集”。《云上书》大约有一个长达21年的时间跨度：从1986年到2007年。21年，这些文字是该出手了，该结成集子了，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一本书寻找自己的陌生朋友，一个读者寻找自己心仪的书籍。这是一种相互的寻找。对程柳，我也是一个陌生朋友。但我有幸成了这本随笔集最早、也是最认真的读者之一。这些天，临睡前我总要读上几篇：我静心阅读它们。当然，这一切源自一种看似偶然的机缘。在程柳和我之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诗人席永君。我不知道程柳怎么同他开玩笑，反正我见到永君，就叫他“临邛道人”（席永君乃邛崃人，面色嫩如仙人，小胡子淡而稀，说话温和，语势绵绵，不管同谁说话，川音一律不改）。正是永君兄给我发来了这些读来有趣、嚼之有味的文字。可见，这个“向”字，也蕴含了一种缘分。

镜子。照镜子的镜子。但我这里不是在谈论物质的镜子。对铜质的或玻璃的镜子，我知之不多。我想说的是天空。天空这面大镜子。我是把天空比作镜子。这篇短文最初的题目就叫“向天空的镜子飞去”。因为是短文，我便把题目也改短了。天空这面大镜子显然是可见的，但不是由物质做成，相反，它是由虚空做成（我不敢说虚无）；它所映照的，也不是人脸，而是云彩，大堆大堆的云团，或一丝一缕的空气。《云上书》，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书名。这是一本“云上”之书吗？谁又能在“云上”写下文字呢？不管怎么说，“云上”必同天空有关。没有天空这面大“镜子”，人们怎能读出“云上”的文字呢！另外，读者如果没有心灵这面大“镜子”，恐怕也很难呼应《云上书》中所暗示的“永恒与神秘”。这本书写的正是一个人对“精神的自由”的渴望。程柳选择随笔的写作方

式,无疑是合适的。随笔写作,最早该是法国人蒙田开的头。在法国,随笔被誉为“最自由的文体”。我甚至想说,通过帕斯卡尔,哲学也在“随笔”的形式下获得了最生动活泼的表现。我认为,随笔很适合那些兼具感性气质和思考气质的作者。

“云上书”,也突出了这本书的抒情气质和想象力度。无论是重返儿时生活过的小村子,还是游历国内国外的大地方,程柳都带着一双敏于观察的眼睛和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场景和所感,记忆和纪实,旁观或亲历,荒诞或梦境,都是他的精神状况的呈现。同时,程柳的文字能兼顾内和外,也许在生存中,他的个性也是兼具激烈和内省。凭我的阅读感觉,程柳写于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字,还带着某种感伤的唯美的诗性,而迈入新世纪之后,他在文字中的形象就更接近于一个观察者、思考者甚至忧患者。在程柳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当这种忧患意识渗入文字,读者就能体味到一种惊心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常因事而起,由我而生,发自偶然,但程柳总能从中抓住一点,挖掘下去,进而推及人类,喻示无常命运。在《黄甲吃羊,谁在吃我》中,程柳自问:“我也是羊,那么,是哪一头狼在吃我呢?!”《人珠》的开头一句就很抓人:“是的,我必须去死了。”当然,这是小说笔法。《云上书》是耐读的,在生动的叙述中,作者也又揉进去智性的思考。

飞去。飞来飞去的飞去。飞,可以像云彩那样,可以像风那样,也可以像文字那样。“想要飞”,这就是《云上书》的渴望。程柳说:“我又一次开始了黑夜里的飞行”。一开始,程柳是从生活的街巷起飞的,但很快,他的精神就飞过屋顶,飞向天空这面大镜子。精神的自由需要更开阔的空间。程柳是从现实允诺给他的夹缝里,凭着想象力和对精神的渴望,从文字中赢得这一空间的!程柳坦言:“我就是一个处在夹缝

状态中的人”。在好几篇文章里，他反复写到同一句感悟：“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一切完全取决于自己”。这一点已经被程柳的阅历和写作所证明。他写下了不少箴言：“最大的幸福不是满足，而是渴望”、“惟有精神能够留存于人间”。我相信，只要程柳对精神的渴望在，文字就会相伴在他的身边。总体而言，程柳的文字是“向着”诗性的。《九十九枚戒指》就是一个例证。我很喜欢这篇文字。我是把它当诗来读的。程柳有时还真把诗当随笔来写。他写下了一篇随笔，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实际上却是一首诗，比如《随便，还是随便》：多好的节奏，写得日常而深入，好玩而有味，是一首好诗啊——

随便，还是随便

下班了，和朋友上街，

问：到哪里去？

答：随便。

吃什么？随便。

点什么菜？随便。

喝什么汤？随便。

要不要点米饭？随便。

到哪里玩？随便。

酒吧？随便。

喝红酒啤酒？随便。

要多少啤酒？随便。

要不要小吃？随便。

加不加冰？随便。

再来点酒？随便。

请那边那个女孩来喝酒？随便。

小姐，你喝什么？随便。

那就一起喝啤酒吧？随便。

咱们来玩色子？随便。

我送你回家吧？随便。

要不我们去开房？随便。

你等我去办手续哈？随便。

你先洗还是我先洗？随便。

那我先洗，你看一会儿电视吧？随便。

我们做吧？随便。

戴不戴上那个？随便。

喜欢那种姿势？随便。

对不起，我做不下去，不做了吧？随便。

下次还做吗？随便。

我先走，还是一起走？

随便。那我先走了？随便。

要分就分，随便！

从一个楼房亮着灯的窗口里，

传出一个女人尖锐的叫声。

2003年3月（抱歉，程柳兄，我擅自省略了三句。）

总之，读了《云上书》，我高兴地发现，程柳是一位诗人。

2008年8月21日，北京。

树才，诗人、法语诗歌翻译家、《世界文学》编委。



女人与猫 [英国] 比亚兹莱

上卷 黑暗的格言



王尔德《莎乐美》插图 [英国] 比亚兹莱